

聲

××兄：

拜讀近期貴刊，有些話想說：

①八十七期高準先生的「中國新詩人出生年表」，用力甚勤，對研究新詩和現代文學的朋友定有不少幫助。然資料略有遺漏，八十九期同聲欄倪瓊湘小姐已指出。此外，筆者覺得高大鵬、楊澤（楊憲卿）、渡也（陳啓佑）等三先生也可補入。高先生已出版「味吉爾歌」，楊先生有「薔薇學派的誕生」等。三先生也時在「中外文學」等發表新詩，高先生必不覺陌生才對。也許高先生的去取另有原因，希望能說明。

②八十七期起有鄭繼宗先生的「二十世紀中國作家傳記資料書目」，所收書多為國內所未見。對研究現代文學的朋友，頗有刺激作用。遺憾的是，書的排列甚為雜亂。例如：合傳部分，一般著作和辭典、索

引混合排列，就相當不妥當。一般論著與辭典的性質並不一樣，資料價值也有分別；而索引旨在指引資料，與一般論著和辭典更不相同。把數類不同性質的書混合排列，不但不能綱舉目張，讀者檢尋也不方便。又分傳部分，以各傳主的羅馬拼音排列，中文名反列在後面，也不太合理。因為，既登在國內刊物，讀者自以國人為多，不熟悉羅馬拼音的讀者必很受困擾。

③顧力仁先生的「中文圖書館學及目錄學博碩士論文分類索引（一九五八—一九七九）」，體例相當好，提要也很中肯。可是只登了四期（八一—八四）就中斷了，不知是續稿未到，或受貴刊篇幅限制，無法續完，希望能給讀者一個交代。個人覺得長稿一決定錄用，就應續完，不可半途而廢。

④自八十八期起的「雙不齋談書」，以寫散文的方式來談書，可讀性自較高。然時時把「林雙不」三字掛在嘴邊，不但不能增加可讀性，反令人覺得油腔滑調，破壞風格。根據筆者統計，八十八期的「雙不齋談書」出現二十四個「林雙不」，八十九期變本加厲，有三十五個（用餐時數的，也許不很準）。兩篇文章中就要強迫讀者讀五十九次，一百七十七個不關

痛癢的字，是否合理？一般人寫文章，時把「我」字掛在嘴邊，已覺可厭，更何況把姓名都抬出來？林先生在中央日報「中學生」專欄的大作，就不是這樣子，一到貴刊就「滑」了起來，豈「書評書目」的讀者可欺乎？八十九期回聲已有人道及此事。但願第三篇「雙不齊談書」，不影響讀者情緒，甚至貴刊風格才好！

這是個人讀近期貴刊的一些感想，信筆直書，也許有冒昧之處，敬請鑒諒。 肅此敬頌

編安

弟 稚川 敬上

××兄：

八十九期「書評書目」拙作「光復前的臺灣歌謠研究文獻」，第六十二頁，下半面第十五行最後四個字「日本鄉土」，應為「本鄉本土」之誤。查看我的原稿影本，原來我已塗去的「自」字（我原意寫自己鄉土的歌謠），被誤為「日」字，因此有「本鄉本土歌謠」竟然成為「日本歌謠」，意思完全反了，這種錯誤，實在不應該出現。煩請下期給予更正說明。

祝

莊永明 敬上

編輯足下：

身為出版人三年，拜讀貴刊時日更久，從未思及要投書，今有數言如鯁於喉，不吐不快——皆針對貴刊九月號（八十九期是也）。

其一：項青君的「書市行情」是否客觀？是否可進一步去瞭解當月份之暢銷書排行榜？非在下自誇，如容在下也在高雄作如「書市行情」之專題，在下可作得稍完整一些。再者，此欄不是替專門出版社宣傳，項君好生回顧一下本欄，是否有那麼一絲兒宣傳味——如對「時報文化」、「大地」等。

其二、「好書市集」，請以「非廣告方式」介紹，若成了「純廣告」，便沒啥意思啦。

其三、此期有張君投書，嘆隱地先生「後窗」關閉太可惜。在下倒以為，應多讓其他出版人也有吐苦水機會方是——至於如何搞，要麻煩編輯大人啦。

其四、「雙不齊談書」，在下認為林雙不君①對

於一些事情沒搞清楚，妄下斷語——如言「文星選集」事。②對於金庸小說認識不清，何不藏拙？！人各有所長，何必啥都要談呢？

其五、書中之空白似乎未好好處理，有點草率。

「書目分類」、「書評索引」無妨加強。

在下心直筆快，有不當之處，尚煩斧正。

祝

編安

洪宜勇 再拜

九月十日

××先生：您好！

八九期回聲欄內，一讀者提到：雙不先生的文章有一毛病，就是稍涉「流氣」。在八八期讀「雙不齋談書」，還不大注意，只覺得無法從此專欄得到些許益處，今再讀八九期以及重讀八八期，才體會出「流氣」。

八九期「雙不齋談書」，開頭那幾句話，就太意氣、粗俗，想請教「三作牌」之意，恕筆者孤陋寡聞。

雙不先生似乎低估了讀者的程度，是否教書教慣了誤把讀者當學生？因為作者喜歡以：「林雙不認為

「林雙不希望」、「林雙不寫作」、「林雙不常懷」、「林雙不想」……等口氣為文，像煞：「老師認為」、「老師希望」。可是，八九期七四頁上，有：「林雙不這傢伙」、「林雙不粗俗而兼愚直」，這種口氣，總不會是為人師者，在課堂上粗聲粗氣說話的樣子。那，為什麼作者要常提自己姓名？為加強語氣？為加強可信度？如果是這樣，大可不必，讀者不是小孩子，好、壞；可信、不可信，自有其看法。很懷疑作者沾染了時下幾位寫雜文者，那種嬉笑、謾罵的習氣。

最令人心痛之處，在介紹「童詩百首」中，那首「捉魚」詩後，說：「比方說老頑童林雙不吟哦之餘，居然也詩興大發，『模擬』了一首，名曰『捉青蛙』，抄出來『展覽』一番。」後又說：有的人終成詩人，比方林雙不的朋友李白；有的人不成詩人，比方林雙不本人。」這些話幽默不足，却有「挖苦」、「揶揄」之嫌，難道這就是在八八期編輯報告中「輕鬆的散文筆調」嗎？筆者却無法接受如此「輕鬆」法，而且，無助於人對「童詩百首」的了解。

在七七期「書評書目」中有篇「訪『書評書目』

社社長及六位編輯」，陳主編曾說：「我們要建立一個評論書籍小組，有文學的、科技的、各種的專門人才來審閱書籍，把這些人組成一個主筆羣，才能建立真正有權威性的書評。」王編輯也說過：「以特約方式，聘請專人負責過濾當月份出版品，好的以褒譽，不好的也有勇氣揭發。」不知「雙不齋談書」，是所謂「審閱書籍」者？還是「負責過濾」者？筆者無意藉此多加批評，只是，有感於一個人無論多麼博學、用功，也無法在短短的時間內，仔細讀完一大堆書，再予以公正的評介，難免流於「順筆帶過」。在熱切盼望建立嚴肅批評的呼籲中，真不願見此隨筆式的談書法，不知道雙不先生為中央日報「中學生」欄，寫「和中學生談書」會以什麼筆法？至少於九月七日的前言，沒有那股「流氣」，很懷疑，雙不先生存心對「書評書目」讀者們耍寶。

「書評書目」是最愛過生日？愛告訴人「九月是我的生日」的雜誌嗎？讀了「焦點評論」「形象」後，禁不住產生此疑問，近年來，每逢九月，都有週年紀念特輯，找來一些人評「書評書目」，不管內容如何，似乎「照單全收」，以八九期為例，所刊出各方

意見，不知是否匆匆約稿而已？尤其，彼此言詞相互矛盾，雖可說是「包容各方意見」，但包容得欠思量，此「焦點評論」似乎是臨時「湊」成的，請「書評書目」特別留心，一個專欄，形成的態度切不可太過輕率，真擔心後勁不足。

或許，讀者會注意到那篇「淺評七〇」八九期的「書評書目」，筆者寫作此文不但讀過每一篇文章，好的文章，更有讀三次以上的記錄，而且當初著筆，本無意為「書評書目」八週年作。「書評書目」慶祝生日的方法很多，何必每當此時常請人寫文章呢？

八九期：評「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」，作者是長輩，尚請見諒晚輩的直言。卅一頁倒數第二行：「這一篇書評，執筆因時間所限，相當草率，希望沒有損害各書作者的原意，我也許因為『愛之切』，所以才作苛求。」殊不知，因為這段話，使筆者對此文明確性打了折扣，真希望作者是謙虛之言，也由此引發出一個憂慮：人是否容易聽信「有名者」「草率」之言？而忽略無名者「誠懇用心」之言？

編輯先生：

讀到貴刊第八十九期，一則爲貴刊喜，一則爲貴刊憂，這種憂喜參半的心情，完全因爲貴刊看來是愈來愈「熱鬧」了。

首先是貴刊的文化廣告是不做則已，一做驚人，這一期才第三期做「好書市集」，竟已成長到近二十家的成績，尤其連封面裏、封底裏都着上彩衣了，這是有「書評書目」以來最「熱鬧」的一次吧？

文化廣告的「熱鬧」，對您們來說應該是可喜的現象，因爲這不但可以增加貴刊的收入，減少貴刊的賠累外，還可以增加貴刊的聲譽（表示貴刊受到出版業的重視）；假如繼續成長下去，相信貴刊可以像中央日報的文化小廣告以及中國時報、聯合報的「大」文化廣告，成爲出版業另一廣告通路——而且可能是最好的通路，因爲報紙的壽命只有一天，而且分散，貴刊却是集中而且持續整個月的，作爲一個讀者，我們很樂意花四十元的代價，去買一本包括大部分出版社的出書消息的書訊刊物。

可是，另一方面，利之所至，弊亦隨之，首先是可讀的文章篇幅減少了，評論的書的數量愈來愈少，

就有負貴刊的「書評書目」的刊名了。而我們已逐漸感到讀貴刊有意猶未盡的感覺了。

此外，我們耽心，貴刊的公正客觀立場也許不免要受到影響，至少，我們開始要懷疑貴編輯部的態度會受廣告業務的影響，這是第一個「熱鬧」帶來的負面的「效果」，恐怕不是您們始料所能及的損失吧？這種損失如果太大，就太可惜了您們八年來辛勤建立的基業了，而這區區廣告收入就得不償失了。

第二個「熱鬧」是您們新開的「焦點評論」專欄，從您們的編輯報告和這一期該欄的性質，似乎是希望「一般」的讀者發表他們「一般」的批評，這個構想很好，因爲學者專家或評論家雖然也是讀者的一部份，但他們究竟是「專」家——只佔極少的部份，一個作者最應該在意的回聲，也許是大多數的「一般」讀者，您們開闢寶貴的篇幅讓一般出版物的「消費者」有地方說話，不但可以做到維護消費者的權益；而且，等於替作者們去「調查民意」，我相信作者們一定會感興趣也會感謝您們的苦心的。

但是，由這一期，您們以您們自己作爲焦點所獲得的一般批評看來，真是「熱鬧」，熱鬧到我們要懷

疑您們究竟應該聽誰的？人多就不免口雜，如要將之統合一下，就不免有「製造民意」的嫌疑，不將之統合，實在又是一頭霧水，我就不知道這樣的一種評論對您們有什麼意義？擴而大之，對別的被做為焦點評論的作者是否也有意義？

第三個「熱鬧」是壞的「熱鬧」——有點「無的放矢」，這是指「雙不齊談書」的「遺憾話文星選集」和「回聲」中的江上村先生的信而言的。

林雙不先生談書的語氣，您們這期的回聲中已經有林雙木先生（雙木對雙不，有意思的雙林！）指出毛病，對信譽卓著的「書評書目」而言，這個病的確是應該矯治矯治，但還不是最嚴重的。嚴重的是雙不先生的心態，我未預約遠景的該套叢書，不知道遠景那一紙「無法抗拒的因素」的通知的語氣和確意是什麼，但是，林雙不先生却只根據該通知的一句話就「含沙射影」無的放矢起來了，我們的主管出版事業部門也真倒霉，老是替是非多多的出版業背黑鍋，林雙不先生固然可抱怨他預約的書未如約收到，但他的抱怨對象應該是出版者，他應該要求出版者說明清楚「無法抗拒的因素」是指什麼而言，不應該亂「遺憾」

就「話」起「文星」選集來。

說到這裏，我也不免遺憾起來，主管出版的單位固然有些過當的作法常引起一些批評，有時這種印象却也被不當地加以利用，林雙不先生固然神經過敏，出版者的那一紙通知的那一句話也實在略有曖昧，無怪乎林雙不先生要想像過分了。

至於江上村先生在同聲中的那一封信，我說他「無的放矢」是因為他所說的那一部辭典根本還未出版，他根據「樣張」就「義正辭嚴」地「聲討」起來，也未免「性急」，而且口氣上「殺伐味」也太濃，又犯了同期中林慶彰先生對貴刊的告誡，這是否是貴編輯不查，跑出來的野馬呢？何況一部辭書收納的辭語不下數萬條，一紙樣紙上的錯漏也不能一竿子打翻一船人就予全本否定呀！

無的放矢，因為無的，矢就亂飛，因而當然熱鬧，熱鬧誠熱鬧矣，由於貴刊並非走譁眾取寵路數的有優秀傳統和口碑的純良雜誌，實不宜這樣「鬧熱」下去，貴編該不會用這樣的招數來刺激銷路吧？

一個湊熱鬧的讀者 詹錫文 敬上

六九、九、九